

# 蔣介石掌璽官的奇遇

● 陳亞芳

## 小商人蛻變監印官

姜輔成是抗戰前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監印官，本是一介商人，受局勢影響，因緣際會，當上軍委會的監印，由中尉軍階爬升至少將，雖然官小職卑，但卻親近樞機，知道不少內幕。

姜輔成是浙江奉化人，為老總統蔣中正的小同鄉，因為有這層關係，才能身入樞機。一九二五年以前，姜輔成隨同鄉應夢卿在上海股票市場作投機買賣，為滬海交易所的四號經紀人。那時，國民黨要員陳果夫還沒有發跡，留日歸來，也投身上海做股票買賣，為物品交易所的四號經紀人。應夢卿亦曾留學日本，在日本時已加入同盟會，後來陳其美做滬軍都督，應夢卿就是都督府的監印員，和蔣中正、陳立夫、陳果夫兄弟都認識。一九二五年春天，經濟不景氣，交易所經營困難，買賣虧本，卒告停業。姜輔成經人

介紹到嘉興偉成絲廠當收發，應夢卿則南下廣州，投奔蔣中正。那時，蔣中正已出任北伐軍總司令，揮軍三路北伐。一九二六年冬，困守嘉興的姜輔成忽接應夢卿一信，要姜去接他的差事。於是姜輔成辭掉絲廠的差事，趕到南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，見到應夢卿，姜輔成即被引見機要科長陳立夫，遂即接下應夢卿的監印兼公文校對的差事，應夢卿則隨白崇禧的東路軍出發北伐。

北伐軍總司令部設有政治部、參謀處、海軍處、航空處、軍需處、審計處、副官處、交通處和秘書處，監印屬秘書處管轄，由機要科領導，所以陳立夫是他的頂頭上司。監印室只有兩個人，另一位也是奉化人，名叫沈紹洙，起初是沈紹洙做監印，姜做校對。不久，沈紹洙調赴九江，姜輔成即被任命為中尉監印官，開始長期與印為伍的生涯。

## 總司令印木頭一塊

總司令部的大印是個木章，長約兩吋、

寬約八吋，包上一塊錫，再加木柄。另外總司令的簽名章也是木製，非常簡陋，據說是北伐軍出發前夕，匆匆刻製的，毫不起眼。在姜輔成眼中，大將軍府的官印應是金雕玉鑄，不料是木頭一塊，令他有不過爾爾的感覺。

北伐進軍，行動快速，總司令部隨時要移動，陳立夫特別交代姜輔成，無論遭遇任何變亂，印章千萬不能離身，並警告他：「印在人在，印亡人亡。」姜輔成日夜守著這顆大印，那裡也不敢去，南昌大街是什麼樣子，當時他都沒有看見過。不久，北伐軍攻克九江，蔣中正移駐九江，他這個芝麻監印官隨同前往。

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四日，北伐軍第二軍和第八軍攻克南京，姜輔成隨秘書處人員由九江搭小炮艇沿江而下，直達南京，甫下船，上海光復，蔣中正總司令移往上海，姜輔成不及稍歇，立即又趕到上海。這時，戰局急轉直下，軍閥孫傳芳又攻下南京，北伐軍

再攻向南京，花了七天七夜，擊潰孫傳芳部，姜輔成再回南京，但見南京滿目瘡痍，滿街狼藉。北伐軍總司令部人員連個像樣的住處都沒有，姜輔成懷抱大印，睡在硬石板上過了好幾天。四月三日奉命又回上海。

### 身在樞機接觸密勿

重回上海的姜輔成，已非滿身銅臭的小商人，而是頂天立地的革命軍人了。住進龍華交涉員公署，這是他過去不敢想的奇遇。當天，陳立夫對他說：「目前一切都未建立制度，大局也沒有穩定，一切重要公事，你要自己設法保管。」北伐軍總司令部未設「保險箱」，卻要姜輔成保護大印和重要公文，他只好自己設法。他見龍華市面非常紊亂，心想還是租界裡比較太平。他想到堂伯姜忠銓，在外灘三北輪船公司當總會計，決定帶著大印去找堂伯設法。他把部印和蔣中正印章裝在一只黑色的公事包內，到法租界找到堂伯，跟他說明來意，他堂伯也認為是一件大事。於是，叔侄兩人匆匆乘一輛出差汽車到外灘三北公司。他堂伯姜忠銓帶他到寫字間，打開高約四尺的保險箱，把他的公事包放在裡面，聽到保險箱的彈簧鎖「啪」的一聲關上，這才如釋重負的離開三北公司。第二天早上八點鐘，姜輔成趕到三北公司從保險箱裡取出總司令部大印，趕到龍華交涉員公署監印。如此來往三天；直到副官處不知從那裡搞來一只半舊的保險箱，他的裝

印包才不到三北公司的保險箱去「借宿」，而有了自己的「宿舍」了。姜輔成在上海龍華交涉員公署，約有二十多天，深居簡出，守住這顆大印。

不久，北伐軍總司令再遷南京，先住督軍衙門，這次再來和前次大不相同，辦公室粉刷一新，還添置了辦公桌椅。但沒多久，國民政府由廣州遷來，總司令部讓出辦公處，遷往三元巷。在三元巷辦公時，主要的是參謀本部，住有參謀長楊杰和秘書長邵力子，辦公廳主任是嘉興人吳思豫，下轄三個科，第二科是作戰科，科長盛世才，還是個中校，由於他擬的作戰計劃，都有機密性，所以每次蓋印，都是盛世才自己親自蓋上，來的次數多了，遂和姜輔成建立了私人交情。秘書處處長李仲公已被派赴前線，不常來辦公，秘書處下轄機要科和文書科，文書科長毛思誠，原是蔣中正讀私塾時的老師，機要科長陳立夫實際上負責整個秘書處，權力很大。有一次，姜輔成看見一位穿竹布長衫的青年在樓下客廳走來走去，等著要見陳立夫，好像有要事的樣子。一位同事告訴他，說那人是戴笠。過了幾年，姜輔成已升為校官，有一次蓋印時看到一張委任狀，赫然就是戴笠，已貴為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的副局長了。

### 武漢京滬匆忙奔波

機要科秘書有榮寶禮、高凌伯和徐思道

三人，主要負責譯電，監印員仍由姜輔成和孫紹洙兩人擔任，由於指令和委任的公文不多，工作原不太忙。但這段時間有個額外的差事就是交通處每天送來的火車票，要蓋印十多本，忙得不可開交。當時軍事時期，交通部沒有成立，京滬、滬杭、京浦路的火車票，歸總司令部交通處控制，由交通處派員到車站出售。這種火車票非常特別，闊約二市寸，長約四市寸，每頁分正票和存根兩聯，是用鉛字印刷的。騎縫中間蓋上總司令部的大印，買票時還要註明從某站到某站，以防越站乘車，手續很麻煩。

還有一件頗為特殊的事，就是在三元巷總司令部的樓下客廳裡，高掛孫中山遺像，每到星期一，蔣中正必出席紀念周，全體工作人員站立著聽蔣中正的訓話。蔣大談三民主義。訓話結束後，值星官早已將寫有全體工作人員名字的竹簽筒雙手捧上，蔣中正隨手從簽筒裡抽出一根名簽來，被抽到的人當場要背誦總理遺囑，背不出時當場訓斥。有些年老記憶較差的人，怕臨場心慌出醜，事前向值星官打個招呼，請他不要將自己的名簽插進去，像小學生怕背書似的逃過這一關。

一九二七年春天，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下野，總司令部改組為軍事委員會，大部分人都照常供職。姜輔成仍掌管大印，軍委會的大印也是木製的，不過這個機構是委員制，由李宗仁、白崇禧、何應欽、李烈鈞等九

位委員共同負責，發出去的公文，除蓋上大印外，還蓋上九位委員的名章，排列是上四下五，密密麻麻一大篇，蔚為奇觀。不久，蔣中正復職，總司令部又恢復了舊觀。

一九二八年一月，蔣中正繼續出師北伐，在南京遣兵調將，忙亂一陣。三月初，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派遣部分人員隨軍北上，機要科和副官處參加的人最多，姜輔成也帶著印信隨軍出發。大軍在徐州駐紮一月，開赴濟南，討伐山東督軍張宗昌。攻打濟南時，總司令部設在火車上辦公，車上加了煤，萬一前方軍事失利，可以隨時向後撤退。姜輔成由南京出發時，定做了一只皮製的旅行背包，總司令部的大印就裝在那個背包內，終日不離身邊，吃飯睡覺時也帶著背包。

軍閥張宗昌的軍隊不堪一擊，大約打了五天光景，張宗昌就倉惶撤退。他跟日本人勾結，企圖反攻。張宗昌部擁有意大利製造的轟炸機，總司令部駐在濟南督軍衙門時，張宗昌派飛機來轟炸。姜輔成聽到飛機響聲，便背上背包，攜帶印信，逃到郊外草子田裡躲避，這次曾炸死副官處一名司書。

一九二八年五月，發生濟南慘案，日軍殘殺革命濟南交涉員蔡公時和一些同胞，面對這種慘狀，蔣中正卻只能發出「絕對不能向日本人開槍」的訓令，姜輔成蓋大印時，內心痛得在滴血。

### 蓋印白旗不知何用

蔣中正駐在濟南時，有一次把姜輔成叫到辦公室，蔣氏取出一個三角形的竹布白旗，上書「令」字，命姜輔成在「令」字上蓋印。當他蘸好印泥，正欲蓋印時，蔣說：「要找些東西墊一墊吧！」隨即從他的辦公桌抽屜裡取出一本書來，叫姜輔成將白旗放在書本上，然後蓋好總司令部大印，即匆匆持印退出。這個白布令旗不知發給那一個將軍的，多少還是一個謎。

北伐戰爭很快地結束了。蔣中正限馮玉祥、閻錫山訂好盟約，北方大局已定。總司令部全體人員從濟南到臨清，不久又到保定，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回到南京，總部仍設在三元巷。

北伐成功後，張學良榮任陸海空軍副司令，南京總部發出的委任令、訓令，一度在總司令蔣中正後面，再加上張學良的簽名章，但不久，就取消了。

一九二八年十一月，國民政府成立蔣中正改任國民政府主席，總司令部結束，原址成立軍隊編遣委員會，全國共劃分為五個編遣區，準備整編各省軍隊。機要科長陳立夫改任為建設委員會秘書長，原總司令部人員，一部分留在編遣委員會供職，一部分跟隨蔣中正調到國民政府，姜輔成調到國民政府監印室工作。歸文書局管轄，局長為江西人楊熙潔，監印室名義上由一個姓楊的秘書為監印員，實際監印的仍是姜輔成，官銜改成二等書記。

當時國民政府中央和地方行政機關所用的印章，均歸印鑄局鑄造，跟北伐軍總司令部時代的情況不大相同，國民政府的官印是顆銅印，後來又是白玉印，倒是名副其實的「玉璽」了。

一九二九年春季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，姜輔成調到軍委會當少校監印員。這時辦公廳主任由北伐軍第三軍軍長朱培德擔任，參謀處處長林蔚，副官處處長竺鳴濤。竺以後調任浙江保安處處長，由姚琮繼任副官處處長。秘書處處長名義上是李仲公，李未到任，由文書科科長沈靜兼代處長職務。監印室屬機要室，機要室由榮寶禮為主任秘書。機要室的工作主要是收發電報。榮寶禮為陳立夫同學，北伐初期任總司令部秘書，軍委會成立不久，榮又出任上海電報局局長。機要室主任秘書由徐思道繼任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，寧粵戰爭爆發，徐思道偷偷地告訴姜輔成說：「聽說陳濟棠派來間諜，要偷盜軍委會官印，這幾天須加倍小心保管。」姜聞言大吃一驚。萬一被盜，性命難保，這事非同小可。於是他和徐思道商定：決定下班時將軍委會官印帶回住所保管，早晚由軍委會派公用汽車接送。姜輔成回家後，在臥室的床鋪下做一個機關，將官印放在地板下面的秘密窟窿裡，晚上杜門不出，小心看管。有時半夜裡要發緊急公事，機要室派車來接，到軍委會蓋上官印後，仍將原印帶回藏好，方才放心安眠。這樣提心吊

膽的過了二個多月，廣東戰事結束，才釋去重負。抗日戰爭爆發那年，姜輔成升為中校監印員。

一九三七年，蘆溝橋七七事件爆發，軍委會為避日機轟炸，遷至南京北郊防空洞內辦公。接著「八二三滬戰」發生，國軍敗退，南京各機關後撤，軍委會機要室和副官處以及辦公廳工作人員和家屬，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深夜十二時，在下關上車撤退。姜輔成攜妻帶子趕到下關，只見車站的行李堆積如山。當晚大雪紛飛，大家冒雪爬上鐵棚車廂，怕敵機轟炸，車上不敢點燈，在黑暗中發車，次日天明到達徐州站，轉隴海線開往鄭州，又轉京漢線，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夜到達漢口。當晚在車上過宿，二十五日清晨渡江到武昌，成立軍委會辦公廳。

武昌軍委會時期，辦公廳主任林蔚另有任用，由賀耀祖繼任，機要室主任仍為毛慶祥。因連日敵機轟炸，機要室部分人員遷往衡山，這樣，軍委會分成兩部門辦公。辦公廳主任仍駐武昌，監印室也一同隨往衡山，駐在衡山縣立小學內辦公。

武昌辦公廳發出的公文，由機要室派人乘火車到衡山來蓋印，有的蓋些空白的公文，以備緊急使用。

### 掌管檔案小心翼翼

一九三八年二月，監印室由衡山撤回武昌，但武昌為戰略要地，日機天天來轟炸，

到了一九三八年秋天，監印室和電報室又遷回衡山，仍在衡山小學辦公。直到當年十月，湘桂鐵路通車，軍委會撤往桂林，再逐步移往重慶。

軍委會移到重慶，辦公廳設在校場口，賀耀祖任軍事處長，蔣中正不常來軍委會，軍政大計均由侍從室直接處理，軍委會只發些通知，委任或通令等半公開的公文，幾同虛設。

一九三九年冬，從北平、漢口、西安等地撤來的檔案，都集中到機要室，機要室人員大為擴充，主任毛慶祥將原監印室、電報室擴大為科，第一科管電報，第二科管監印及檔案，姜輔成升任科長，第三科管密碼。

在重慶的幾年，日機不斷的來轟炸，軍委會在附近山腳下，築有防空洞，第二科保管的檔案，約有四、五十箱，都放在防空洞裡。

這些箱子是木製的，外面包著鉛皮，以防受潮。以後侍從室發出的機密文件以及蔣中正親筆手令的底稿，也送到軍委會機要室歸案，所以，保管的檔案箱也一天天增多。

姜輔成管理這些檔案，小心翼翼，因為檔案中有不少機密，身為管理科長，壓力之大可以想見。

### 晉階少將解甲歸田

一九四〇年春，姜輔成已年逾花甲，向主任毛慶祥提出辭呈，當即獲得同意，調任

上校參議。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天，抗戰勝利在望，朱紹良調升軍委會辦公廳主任，因朱和姜輔成係舊識，乃提升他為少將參議。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，軍委會撤銷，改組為國防部，姜輔成回到南京，申請退役獲准，領到一筆退休金，回到老家養老。大陸赤化以後，作為蔣中正身邊監印的姜輔成，跟其他身陷共區的國民黨人一樣，必需交心坦白，姜輔成詳細交代了畢生經歷，並把蔣中正批評攻訐了一番，但因年事已高，中共放了他一馬，而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以八十餘歲高齡辭世，算是幸運的了。

### 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